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村集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朱清渠

西村集卷六

明 史鑑 撰

跋

題陸允暉所藏沈啟南詩畫

昔王右丞鄭廣文以詩畫擅名開元天寶間杜拾遺天挺人豪其自負直欲下視一世而於二公特咨嗟歎咏有若不能忘於懷者豈不以才難而有是乎其後能畫者不一惟李營邱董北苑獨為首稱後世師之為宗匠

然求之於詩蓋闕如也將為畫所掩而世失其傳歟或長於彼而短於此歟又何其未見也獨趙文敏能兼二者而有之亦與王鄭競爽千百世之上君子得不以全才具美與之今觀陸允暉所藏沈石田詩畫各臻其妙而其蕭散自得之趣宛然遊於輞川花竹雲上鷗波間也允暉能於二者致力焉則他日所造未可量也豈徒藏乎哉

題司馬御史與祝秀才書後

侍御司馬公以敏識達才臨蒞學政南畿千里之間凡
執經以誦安弦以歌者皆其弟子也而獨於祝生允明
拳拳焉屬望之者夫豈無意乎此卷前記事所囑者𦘕
事次七言絶句五章又次五言古詩一章皆公手書也
而尤以收放心務篤行道問學為言盖公之微意以生
資性過人恐流於言語文字之末務抑其銳氣而致之
中行也前輩之成就後進一至於此傳曰士伸於知巳
而屈於不知巳若生者不可謂之不遇知巳也生其感

奮樹立以造乎遠大庶幾副公之期望者乎初公駐節郡城有所徵召雖以某之不肖亦得從諸儒之後入見公以為大明之興百有餘年矣作者輩出而選類之書僅見於劉氏之文要惜其猶有未備者焉今欲廣而續之是有望於諸君也皆辭不獲命而退故記事有文要事大汲汲為之之語也但生也晚又偏處一隅苦於不能周知四方之人備見今昔之制作而儀部方從事金史一時諸文學又皆東西星散未能成編所以儀部跋

中有必至於終負之之言也讀之令人大慚然公毋責其速成訪求遺文假歲月終期成公之志也夫至於儀禮一書某竊有感焉夫古先聖王之法制章存於廢壞之餘者獨賴此十七篇耳其間情文細密周緻委曲詳盡非更數聖人之手不能成書誠天地之常經而生民之極則也自王安石廢罷後世不復講考亭朱夫子為經傳通解屬草未及筆削而卒臨川吳文正公上繼朱子之志嗣為考註又取小戴記大戴記鄭氏註所引定

儀禮逸經八篇又謂二戴記本以傳經取其義有相發明者定為儀禮傳十篇各附其後其言曰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又曰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觀其意非無望於後之人也不幸又亂於晏壁之手遂令文正公之精誠奥義雜於偽妄之中千古遺恨今通解已刻之建寧書肆矣考註近日江右新有刻本然亦未能釐正也公方以禮樂教化為政凡稽古禮文之事皆得專行生宜上告於

公當率厲博士諸生精討而習之如某之鄙陋者亦得與考其名物度數賛其揖讓進退以相周旋於綿蕞之間則四方好古博雅之士將必聞風興起而來學矣如此則家傳其書人誦其說不在乎刻之與否也方今聖天子嗣統體元之初將有事乎議禮制度考文而公與其所長育者出以應命損之益之以正乎郊社宗廟之制昭穆遞遷之禮烝嘗禘祫之儀朝覲會同之典飲射燕饗之章俾千古之廢典燦然復明於聖世直與三代

比隆若然則大有補於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豈但為二夫子之忠臣而已韓子有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生其勉之哉若夫潛虛之抄琬琰之刻則有司存非某之所敢知也

題錢塘記後寄吳原博

山水之樂此野人之事非公卿大夫可得而有也彼公

卿大夫志乎功名處乎富貴方汲汲焉日不暇給烏知其所謂山水之樂也哉能知而好之者必不以功名富貴爲心也翰林吳君其人矣乎君於未筮仕前嘗與某期爲此遊而不得既而魁天下官翰林金馬玉堂之樂如在天上然猶不忘於山水以詩寄僕有當年北郭空期我此日西湖又付誰之句以此知君必不以功名富貴爲心也惟其不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夫紀山水之事將不厭觀而樂道矣因録一通以獻左右君其爲我筆

削焉

跋米元章書秦太虛龍井記石刻後

尹君孟容以米元章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刻委余求題於今翰林修撰吳君原博原博有録太虛題名東坡跋語之屬且云刻日遊杭蓋是時方與余約在戊戌歲春行也是歲杭城西山中忽有虎白晝食人人莫敢入原博復書云尚欲與吾兄食老米飯數年未敢以身許此物也因憶余前七年嘗至杭山中虎方盛而龍井為

甚中間一至而遽歸不敢久也由是遂尼此行所謂按記登覽將為數語以續古人為君再書之語皆墮茫茫然矣俄而杭人諸君立夫至為余言杭諸山近日絶無虎釆樵者多莫夜行因以告原博相與懊恨彌日思再圖一行以實之故是刻留余家頗久盖將有待也既而原博上京師竟不及往余乃考求秦蘇二公之記為補書之秦記中言自普寧至壽聖院凡經十五寺皆乘月夜行然則立夫之言可益信矣物理之無定人事之不

齊有如此者是皆不可以不書若夫太虛文元章書尹君之能寶愛先澤自有原博及兵部郎汝君行敏之跋在余何敢言之

跋沈啟南畫贈吳汝器

詩畫真世間何物而人愛之若此者豈不以其天地至清之氣所發而然歟石田此幅畫兩盡其妙誠不多見也歸余後逾年吳汝器來覲有欲炙之色因掇以贈俾於學文之餘歌其詞玩其跡以求夫理之所存將使人

利欲之心盡忘是亦為學之一助也若徒玩之以喪志豈吾望於汝踻者哉

書贈卜子華詞後

自金源氏入中國有新聲樂府即今所謂北曲也元人因之遂大行於世而唐宋之音則幾乎熄矣然浙人所歌猶猶舊聲也豈當南渡之後流風遺韵猶有存者乎今聞子華之歌紆徐宛轉得古人一唱三歎之旨因戲填一闋遺之以為後人欲聞前代遺音者當於是焉求之

固非樂其外者也覽者詳之

書解光奏趙昭儀章後

右此奏載漢孝成趙皇后傳中頃嘗讀之愛其文詞古雅事理明白凡嬖妃之忍於絶人嗣主之甘於自絶莫不曲盡其情狀其為後世戒者深矣而或者乃以微詞少之其可乎哉

考

僧巨然畫趙秉文跋考

趙秉文跋云此畫南麓任君得之宇文虛中最後云天會五年正月八日禮部尚書閑閑老朽趙秉文識天會之號金太宗紀年也是歲丁未在宋為欽宗靖康二年金兵方入汴虜二帝北去高宗即位改元建炎明年戊申以宇文虛中為祈請使使金虛中遂降於金十有八年虛中被殺則熙宗皇統六年丙寅也而秉文以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乙巳方登進士第至章宗之興定元年丁丑始拜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尋以論罷事已

復起為禮部尚書及哀宗嗣立改翰林學士至正大九年壬辰卒於汴年七十四計其生當在海陵王之正隆四年己卯上距丁未凡三十二年然則秉文尚未生而虛中亦未至金也豈南北分裂國史記注或失其真歟將當時别有一趙秉文歟或金之後世亦有重稱天會如元之有兩至元歟抑考之任南麓名詢正隆二年進士意在秉文數十年前生而秉文至於老朽詢固無恙又何其多壽耶若夫文辭之鄙字畫之謬固不在論也

世之作偽者一至於此然亦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也使其粗知時世先後而附會以實之尚何辯哉尚何辯哉余恐後之攬者或不暇辨其真偽故詳考如右

議

吳江水利議

吳江之地土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為患也特甚太湖東南亙浸即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宣歙燕

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於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松江吳江古名也即禹貢所書三江既入之一也逶迤曲折洄流洑逆行百餘里始入於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嚙衝激其害更甚於雨東風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汎俄頃數尺人力莫施故瀕江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

置一牐以為治之之方是皆狥一偏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耳假令南置一牐而北流者自若東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竊以為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曰築隄防吳江之田皆居江湖之濵支流旁出動成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力隄防以捍禦之未見其可也國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於前通政使趙居

任繼於後無不注意於隄防皆妙選官屬分任諸縣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焉其法常於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以為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皆於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牢固既訖工令民箭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於隄之内外增廣其基名為抵水盖隄既高峻無基以培之則歳久必頹矣又課民於抵水之上許其種藍而不許種豆盖種藍則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豆則土隨根去久而

日低矣此雖為煩碎難行然亦可使民由之而不知也厥後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間豈無水患而不至於大害者良由隄防猶存之力也然人亡法廢隄日就傾水患復作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由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年以來法度廢弛上恬下熙民無所恃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偽應之所任糧長耆老之屬不過頭會箕歛以賂姦吏為虛文其於隄防畧不加省壞者十之七八欲求水不為害也

葢亦難矣且自戊子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乾者一水溢者七固由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圮壞水不能禦旱不能蓄有以致之自國初以來水之為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今生民之困已極茍不加意而拯救之其不轉死於溝壑殆無幾矣為今之計莫若上按三公已行之成規嚴為之制於來春課民興作官屬躬親臨視務臻實効毋令吏胥得售其奸則隄防有成民免其害矣所可慮者斯民承積荒之後多苦無食當令取勘貧

者驗口每日給糧就准作賑濟之數至秋還官則民皆樂於趨事而無所逃避斯亦講求荒政之一端也二曰審分泄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漊港直瀆港宗家港朱家港蠡思港黄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花涇港七里港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五十里間亦係湖水分洩之所今為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嘗言其有害水道

故鑿竇以通水流近年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堙而築之又湖水多渾易為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茭蘆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花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為深濶而花涇港居民慮為盜賊所侵苟利於已輒夤緣廵捕官為之築堰長橋又為豪家湮塞規為田宅水遂不通為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汎濫而南流矣入江者洄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其害將更甚於今日伏惟深為利民至計不惜小費不求近

効不惑浮言一切疏濬仍為之防不許踵襲前跡則水有所歸而無汎濫之患矣三曰務車救夫水之汎濫者既築隄以障之矣水之壅遏者又疏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猾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委坐視陸沈在乎上之人為之激勸而安集之耳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至簿史無不躬親督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厥居故諺有救水如救火之諭此言當

急不當緩也頑者治之貧者寬之由是人知警勸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蓄洩事宜一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卒未能周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罔恤欲求其無悮難矣夫軍國之需在賦税賦税之供在土田土田之出在豐稔豈可忽而不務者乎伏望著為令典今後水潦凡任牧民之責者悉令分頭廵視督民而力救之務在水平而後返不可專委水利一官以悮大計如此則水患可禦而民有粒食之惠矣四曰專委任夫

事功之成由委任委任之方貴專一伏覩永樂年間凡興建水利庶事皆責成糧長而官則自為節度之蓋糧長之任責在農功賦稅而已其用心必專自邇年以來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啚長又有屬官義官之委糧長耆老之總紛紛多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民無定志莫知所從且屬官望淺位卑民不知畏義官總糧總者又皆貪猾之人招權納賄靡所不為是皆無益於民適足為聚歛之端張其兼併之勢又况保選

者老畐長皆由糧長則其人可知矣倚法為奸病民尤甚伏望將所設諸色盡行革去專令糧長圩長管之糧長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咸令分管地方往來巡視而正官總其綱考其殿最如此則法歸於一而民免侵漁之患矣

贊

宣宗章皇帝御書贊

日月星辰之昭乎天水火土石之著乎地風雨霜露之

行乎時人但見其照臨者為光明動静者為體用舒慘者為生殺而其潛行黙運至化神功有不可得而知也我宣宗章皇帝之臨御天下盛烈耿光非臣子所能贊其萬一而減賦一事允為度越百王者矣萬幾之暇游神詞翰當時輔弼侍從之臣往往得之故御醫臣昌宗亦與賜焉昌宗初以選授韓王府良醫副既而詔徵為御醫陛見之日奏對稱旨上特賜詩以襃之識以欽文之璽時宣德八年十一月初七日也昌宗之叔子臣安

為使太醫院故宸翰留其家今昌宗之孫臣震以屬當世嫡懼無以示其子孫乃謄録賜詩并所授誥勅爰作寶翰之堂以度弆焉侈上賜也震之嫡臣罌以示臣鑑作而言曰嗚呼此化工及物之一也下臣處賤何足以知之然或者由是而仰覯焉庶幾有以見上之以天地為心無物不被其澤者矣敢拜手稽首而賛曰天心罔間廣大悉備凡囿兩間皆受其賜恩光下埀沾者私之以是窺天豈曰能之維昔章帝配天立極惠我烝民

民罔知識薄其稅歛厥食始周叶民到于今得寧其居有臣昌宗貢自王國皇錫之詩寵以御墨韶頀之音獸舞鳳儀雲漢之章爛然昭回見者竦觀戴此洪造豈獨爾施永以為寶

清平衛經歷楊文遠贊

其容豐其氣足充也其言辯其行克踐也臨禍福而利害不撓乎中也處窮約而憂慼不見乎面也位不稱其德而士望以之益崇也用不滿其才而夷險以之不變

也斯正古之所謂守道而能貧有恥而能賤者也

讚言壽沈啟南

長洲沈君啟南丙午之歲壽六十冬十有一月下旬之一其始生之日也君既賦詩自壽而一時學士大夫相率為文若詩以壽之某辱與君友且姻情分款密於衆莫厚然身羅於疾不遑與也後一載始克買舟齎酒造君之廬而言曰夫十干十二支互相推移至於六十而甲子周矣在人為下壽然以一元之數視之直二辰耳

就能永之以躋於上亦不過倍之而已然則果何頼而能久哉凡世之祝其所親愛而願其壽者率多舉其長存久固之物以為況甚至更為世外茫昧神怪變幻之言使人眩惑莫測然求其切於身實於事者葢鮮矣切於身實於事者鮮則其言猶飛鳥遺之音其不倐然以亡忽焉以滅者幾希惡在其為壽也古人有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然德之與功茍無言以見之則後世無聞焉堯舜之聖夷齊之賢亦必待孔子言之

而始彰至於哲人文士苟非其自言之與人之言之者為可傳則其修己以及人者或幾乎熄矣故雖后牧之為臣由光之為隱後世僅能名其人而其文物事為之盛精神心術之微不少概見況乎下此者哉是則能壽人於不死其言也歟今君之為言也本之以仁義資之以詩書博之以子史灝灝噩噩其書滿家博大演迤浩乎無涯發天地之秘揭日月之明鼓風雷之變涵雨露之濡究造化之妙窮鬼神之幽析事物之理所謂備古

人之能事而縱横馳騁乎其間不蔪與古之立言者並
而言之斯立人共用之而不舍也以之為壽不既逺且
大乎然此皆君之所固有而無待於外者彼歲月之遞
遷陰陽之消長草木禽獸之靈異惡足為君道哉昔者
吾夫子自衛反魯然後纂言以詒後世葢閲之多而議
之定也君其仰瞻馬毋諉曰高而難見也

自贊

以爾為山澤之儒則形容匪癯以爾為干城之夫則才

術又疎但見爛然射人者其目鬅然垂胸者其須身不少暫乎車馬口不絶誦乎詩書噫豈邯鄲排難之流抑大梁監門之徒也歟

銘

也可齋銘

衆人之居尚勝無已君子之齋適可斯止樸而不陋完而不侈孝恭粗足子荆苟美一榻之外其餘幾何十笏之内其樂孔多書未充棟足備校摩琴不出户聊以紘

歌寒暑攸宜燥濕攸避樽罍具列膳羞斯庋明月不期清風自至容來許造動息爰憩說之無斁朝斯夕斯豈無他室不如此宜子子孫孫尚永保之有如不信視此銘詩

扇銘

人以爾為炎涼吾以爾為行藏人以爾為輕捷吾以爾為便懸出入懷袖不驕不矜棄捐篋笥靡怨靡憎故人斯來酷吏斯去君子持之以永終譽

穀銘

維天降精地發靈假爾生徳賦爾形春萌秋成實庚庚餕克致飽虛可盈林林之衆仰以生厥功直與元化并登為粢盛暢潔精釀為酒醴流洌馨薦之郊社享神明來歆來格致瑞禎雨暘以時水土平爾勣多有難具評有圖監之爰作銘

菜銘

嗟爾菜山澤臞芳寂甚色病如子宜膏甲宜疏淹斯脆

芼斯膚雋不足爽有餘儉可常飽無虞親俎豆遠苞苴見師贄享帝葅藜糝比玉食殊志士嗜貴介踈醉飫後或見須歲不熟饉乃書意有在形是圖告觀者毋忽諸

對

革姦對

或問部監郡革姦之政於史某曰版籍至重也故孔子式之其為事也博大以繁不能以旬月治也夫博則難周大則難舉繁則難詳欲盡革其姦不可也某對曰可

革其大者不革其小者曰何哉曰夫民之生也在食食之出也在田田之籍也在冊賦税以之而考徭役以之而定一失其平譎詐繆妄之患生矣任斯事者亦在得其平而已事得其平則姦之去者什七八矣尚何難周難舉難詳之為患哉今江南之税與役為天下最吾蘇之税與役又為江南最諸凡科率調遣徵發必視夫田之多寡輕重而第其則焉以為布在方策非若他貨財可藏掩也法既以之為準於是豪猾者益翫法焉假婦

女老弱之名曰帶管他郡别邑之名曰寄莊莫不多占良田徼倖免役又有妄立名字以析多為寡以舍重取輕舉於東則竄於西名於此則遯於彼藏伏委曲莫容致詰轉相效習奸偽成風而賊民蠹政之端由是滋矣惟是拙而誠者貧而弱者終歲服役迄無寧時且令式非不禁民庶非不言令長非不知也第偷者不暇問弱者不敢為貪且墨者反以為受賕之資然則政何由而得其平也惟我監郡公知其然其始受任也即下令曰

凡帯管户户田十畝以下者聽踰此數者悉編入為正額有不編者罰無赦凡寄莊户户籍其田之數於官官即牒本郡若邑俾合役者有所徵焉有不籍者罰無赦令既下其黨患之乃相率賂權要及辯士所以遊說者百端公執不聽益狥行郡中檢察不倦由是姦無所容得其户之隠者若干田之詭者又若干還之有司咸受令而服役斯可謂得其平者矣若夫丁口之盈縮年歲之增減書札之差錯其間雖不能無弊公則以為此乃

里書之常態無大害於政不深治也所謂革其大者不革其小者以此且公之善政不特此也郡中有為要官貴人謀敓一儒者之地以益其墓深文巧詆無所不至儒者不勝其憤走訴諸有司有司方諂要官貴人莫為直公聞而奮曰不可當吾任而使有枉者竟為直之文法明峻破其機關使不得發要官貴人怨公者刻骨鼓為謗訕羣黨附和氣燄赫然可畏公不顧也抑公有三善革大姦至明也舍小過至恕也摧勢家至剛也問者

起謝曰微子鄙人不知其詳今問一得三請書其對以告夫當道者

相喻

相喻

古人有言曰達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何也葢相所以繫國之安危醫所以繫人之生死迹雖不同而理無不同言者舉其所同不泥其所不同其亦善於取喻矣夫相之於國當其理也則夙夜在公業業兢兢防患於未

然弭亂於未形夫然則用力少而功易成恐佚慾之蕩上心絶之不使啟其萌懼讒佞之傷善人斥之不使立於庭然後君德聖庶事明百姓和而萬邦寧矣值其亂也則徵兵選徒指授羣帥德刑禮義為戰之䂬批亢而擣虛兼弱而攻昧或亟戰以挫其鋒或堅守以乘其弊地有所必爭城有所不棄圖萬全而不趨小利變化無窮縱橫自肆將使勇者不暇戰智者不暇計信乎不出樽俎而折衝千里之外矣及其定也則撫傷殘之卒懷

降附之民牧養休息復其役而寛其征毋重困其身熙熙皡皡與物皆春民忘其敗而樂其生矣醫之於人也亦然當其安也則保其精神診其脉色知微預防六氣七情舉不能為之賊矣值其病也則明標本論陰陽不詭隨於病不遷就於方在血脉則針石於腠理則熨湯盐之損之務得其當於死之中以求其生斯可復其故常矣及其愈也則調其食息謹其寒燠以毋罹於復復則元氣重傷重傷恐至於不禄矣由此則相與醫特達

與未達之間耳其同時稱之非過也非過也吾蘇劉先生德美者醫之良者也其二子伯也習為醫之業仲也學為相之道皆良也予之室人患痼疾屈先生治之自壬辰至甲午三年矣自郡城抵吾家百里矣先生不以為遠且煩而視益勤無倦色無厭辭而納於安焉嗚呼先生之德厚矣先生之賜大矣某謀所以報之為之燕飲先生不嗜也贈之貨好先生弗受也然則欲致其區區者將何所施也作相諭

字詞

張鼎字詞

吳興張子靜名其嫡子曰鼎將以月日加布其首問字於松陵史某某字之曰和甫又從而為之辭曰在昔先王鼎為重器水火既濟用調五味和而薦之所以行氣志實言定令由此出美哉乎鼎父以名汝正月吉日冠阼於祖爾服咸加禮容有楚爰昭爾字敬曰和甫和之云何其義孔嘉舉得其度不愆不頗如鼎之和獻之宗

廟祀事攸宜以無忝爾家以受遐福

啟

聘陶氏婚啟

伏以八州為督忠勤有類乎孔明五步成詩穎敏聿超乎子建葢晉室之保江在將而唐人之取士以詩昔號名宗今為嘉耦恭惟令愛釆蘋南澗夙依季女之尸而小孫唊餅東床甚愧丈人之厚式符鳴鳳庸展委禽儷皮莫報於諾金束帛敢同於將璧若君子享其儀而畧

其物則鄙人成其禮而宜其家敬以將之永為好也仰

潯陽之三隱柴桑固在乎首稱詠韓奕之五章川澤有

慚乎孔樂敷宣罔旣感荷居多謹奉啟以聞伏惟尊慈

俯賜鑒念不宣

汝其通子聘顧宗岳女婚啟

言念吳王見悍有使人不樂之言顧雍事魏子屬厭發惟

食忘憂之嘆汝寛事如此閥閱宜其室家恭惟令愛秀擅

閨中亮夙嫻於四德而小兒珍非席上將試習乎一經

媒妁成言姻婭獲締雖同氣相求相應然非幣不交不親穀旦于差菲儀是貢但止束帛儷皮而已初非百金雙璧而然吾儕小人正所謂恭敬而無實彼美君子固不以嫁娶而論財感荷居多敷宣罔既謹奉啟以聞伏惟尊慈俯賜鑒納不宣

傳

桂彥良傳

桂彥良者慈溪人也洪武中以文學為司經正字事懿

文皇太子於東宮高皇帝甚重之常呼為老桂而不名貴妃甍上詔皇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葢諸侯絶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為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

太子終不奉詔上大怒顧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羣臣震
讋皆不知所為彦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於太
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為之止彦良乃追太子及之
諫曰貴妃逮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
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
以拜謝上怒觧擲劍於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
子矣上嘗咏科斗詩曰池上看科斗分明古篆文詔彦
良足成之彦良頓首曰只因藏水底秦火不能焚上悅

彦良後選晉王府右傅致仕卒

姚善傳

姚善者巴湖人也建文初知蘇州府蘇州承元季侈泰之後豪右田宅輿服多踰檢高皇帝制法整齊之誅夷狼籍諢者用是持人短長巧詐蜂起號為難治善明達治體周知人情嚴而不刻容而不弛執而不泥簡而不遺煩而不苛又數請謁郡中名士錢芹王賓韓奕等訪問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俗化淳漓以因革之由是吏民

皆顧尚廉恥好善趨義不復為非小大樂業化為善俗郡中大治號為天下第一芹初聞善命謂使者曰明公郡將也芹誠以得見為幸然畏禮而不敢往也明公苟弘下士之風請伺月朔詣學宮時為停須臾芹將走見也使者反命善許之至期先一日芹沐浴更衣適學宮夕焉坐以待旦須善至見之善嘗使吏餉芹祿米而吏誤送俞貞木家貞木往見善曰竊聞錢芹絶糧久矣明公此舉當以歸之貞木自揆不得濫受此賜敢辭善知

吏誤遽曰向誠欲餽錢先生將因君為介紹聊以藉手耳君毋庸辭錢先生別有餽也賓家在陋巷無妻子奴僕獨與母居善每候見賓輒舍輿屏徒從步趨至門以指叩門者三賓問曰何人則對曰姚善及賓往報謁輒於府門外投刺再拜而退及善知之自追延賓賓辭曰非公事賓不敢入也奕隱於醫聞善將來見之乃避於上方山善追至上方奕又泛小舟入太湖矣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後數因賓往

請乃得見文皇帝稱兵南伐以誅君側之惡為名索太常卿黄子澄等甚急南朝乃匿子澄於善所北兵日深善起兵拒之詔以善兼督蘇州松江嘉興常州鎮江五郡軍馬未及戰為麾下許千戸等所縛并縛子澄獻於文皇帝皆剮之夷九族後有沈魯者以詩弔之曰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巴江月織史何曽說杲卿聞者悲焉同時有黄觀者池州人也洪武初以許觀中廷試第一後改黄觀建文中知安慶府加

侍中率勤王兵屯江上文皇渡江知事已去乃衣紅袍自沈於江死之文皇即位詔族其家以觀妻配象奴行至大中橋觀妻止橋上探懷中鈔授象奴給云買餅餌飼所抱幼女伺象奴去急抱女溺橋下水中又有周是修者泰和人也為衡府紀善與纂修兼翰林文皇兵入京城是修入應天府學文廟中自縊死

吕震傳

吕尚書震在禮部時文皇帝數自將兵出北邊吏部蹇

尚書義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諫上上不聽一日上問原吉曰今糧儲足給幾年原吉意上又將出師因詭對曰纔㩁半年耳上疑其誕乃令中官及御史按之則十年尚有餘也上大怒以夏原吉等朋黨欺妄居嘗忿詈時兵部方尚書賓提調靈濟宮會有中使至宮賜香數語賓以上怒故賓惶懼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上立命剉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以震兼領戶兵部事時變起倉卒諸大臣相繼罪死上怒不已中外恟恟咸

不自保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期毋得自疑但當為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敕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又嘗扈從上北狩上駐蹕邊地見碑立沙磧中其文具在率從臣讀之後一年上與

諸文學語及碑因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臣當時亦與讀此今尚記憶不須遣使也遂請筆札於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其地拓其本回校之無一字脫誤其彊記如此

尹昌隆傳

尹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舉進士魁天下授監察御史建文初蒞政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有不及焉葢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於宴安日刻甚宴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萬事隳壞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太宗文皇帝舉兵南向尹昌隆上疏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

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籓王也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帝入南京命捕齊泰黄子澄方孝孺及昌隆等為姦黨同驅出戮之昌隆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上乃命緩昌隆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蚤從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之

酷朕亦無此勞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忘爾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册立皇太子授昌隆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補益太子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尚書吕震方承寵用事羣臣莫與比者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應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踧踖而

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事東宮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啟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旨依所請震怒遂奏昌隆傲慢狠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動為所拒無屬官禮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托宮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隆身事庶人名在黨籍徼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叵測其行匪良不宜任用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

歸後起復至京往謁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詔繫昌隆錦衣衛獄且籍其家上方巡狩西京凡下詔獄者率輿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以曾經保奏為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襍問昌隆初不服力辯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上剮死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宛轉床褥間常號呼曰尹相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尹昌隆守欲殺之竟死

平思忠傳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為縣吏役滿歷京考選授禮部主客主事於時明興四十年矣兵力强盛薄海嚮慕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蹄踵交於道路爲蠻驛至不能容勞贈宴犒館餼無虛日率主客主之思忠有精力勤敏過人遇事皆應機立辦尚書呂震雅器之陞為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方入貢新任主容者區畫多不稱旨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累禁繫罪不至去官且

習外國事乞宥之以収其後效旨可即日赦之復任初有楊弘者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為刑科都給事中敢直言上特擢為陝西左布政使吏部以弘陝西人例不該除上曰非爾所知也後不為例弘亦以本貫辭不許葢是時有楊太監者數人在陝西故上以弘往制之也他日上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肯言事近日又默然矣可選清强有膽氣者一人往參政以察之吏部以思忠應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有養子曰平安者

私以綾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發解陜西布政司思忠時出行部弘命收而勿籍候思忠歸私以物還之思忠感愧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某府一推官録事至司思忠知其素貪乃發怒杖之後其人解京因招嘗分事内某贜賂思忠刑部并逮思忠就質適有例凡貪贜官吏妄訴不已者笞殺於市思忠乃誣服謫戍邉會太監劉瑪勒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主客久多識諸賈請以自從詔釋其戍給冠帶辦事隨瑪勒西抵吐番烏斯藏

朶甘隴答等處齊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遜哈密等衛及和卓伊埒巴爾賽瑪爾堪哈里于闐諸國而還復免官家居以漁佃自給又數十年卒初蘇州府知府況鍾亦以吏員起家繼思忠為主事及思忠參政又嗣其郎中寮寀交承情分甚密鍾來知蘇州思忠往見之鍾迎候甚恭呼其妻子出拜謂曰此吾舊長官也飲思忠酒時正暑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鍾曰吾忝知貴郡非無僕隷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知公為我故人耳其

敬之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始以事干鍾人以此多之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延一相者問休咎徧觀在座者其言皆不大了了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目之奎因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當貴至三品然惜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座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頓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一顯者思忠竟如其言

志

龍墳志

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望廵撫都御史廣東李公臨縣詣學宫謁先師孔子禮畢進諸生問曰昔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黒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此土大獲龍骨爾諸生有知之者乎可詳攷其事以告僉以諉予予乃為之志曰龍墳在今秀水縣伏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於蘇州南濠徐

氏欒肆中歲以為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稜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何所得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曰未遠因急追及之盖是時有左璫號李黄子者方受命求採珍異朱以買辦户出入璫所欲以為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璫璫檄郡縣調夫船具畚鍤躬往掘之初入深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初尚儼然及見風隨化盡惟餘骨耳遂得龍骨角齒牙凡十數艦獻於朝竊取者不與焉

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勲戚不能得一銙直千餘金至是價為之頓賤秀水在當時猶為嘉興宣德間始分為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於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獲龍骨於田中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為龍所窟而潛蜕其中歟然台諭有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黒龍以祭天之文不知出於何書歴考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無所經見不敢强為之説

運河志上

成化十二年南京户部王侍郎以漕艘稽程由運河之不治令各郡邑攷運河原委里數形勢具詳以憑疏請專員廵視修治邑侯以水利過訪乃撰志三篇以進

按吳江縣運河之源有二一從杭州錢塘諸山發源下流為西湖東出北關門又北逾仁和及嘉興之崇德桐鄉秀水諸縣至於王江涇而吳江運河起於此河之西為石塘有橋曰聞店橋内為市約千有餘家盎秀水吳江之民雜居焉橋之下衆水奔湊東入於河自南徂北十里而至市涇又八九里而至於合路折而西流又一

二里而至於黎涇又四里而至南六里舍皆有橋臨塘西南受穆溪之水而入於河溪之源又出其東南曰睡龍灣相傳宋髙宗南渡時宿此故名下有泉騰躍上湧常混混波面也河由六里橋而西約四五里至於百星橋又西至於下湖橋折而北流數百步許為平望鎮居民可三百餘家日集市中河西有驛名與鎮同是為南塘之水也一源於湖州之天目山分為苕霅二溪東北流至湖州復合為一又東流為荻塘經烏程過南潯鎮

東一里入吳江縣界水東北流三里而至於曹村之駟馬橋又五里而至於蠡思橋又二里而至於楊定橋皆在河陽土塘上又三里而至於震澤鎮有巡檢司南臨之鎮之居民三四百家雖屋宇連比皆務於耕織而不互市蠡澤之水自河陰來會馬河之陽有四橋曰新興曰通泰曰曲橋曰張灣以分泄水勢中為大石橋三皆橫跨河上東曰底定西曰思范中曰慶源水由三橋下東行五里而至於雙楊村過柳塘之橋而河陽復有永

安衆安斜路三橋又十八里而至於梅堰東吳西吳二橋在其北而中濟一橋貫其中又十二里而至於平望鎮諸家六里泄水三橋界其側自曹村至此五六十里閒凡橋在河陽者皆南受河水而北流入太湖而鶯脰一湖在其陰東納穆溪西通麻溪南吞爛溪諸水瀦而為澤與運河合流而東有亭臨之名曰望湖稍東經太通橋又東逾巡檢司道安德橋下東出市中與南塘之水會為一焉

運河志中

二塘之水既合北流至通安橋橋甚高大跨距東西兩岸水從其下過循石塘北行經長老橋又七里而至於洪水橋本朝嘗有備倭船自太湖而來道經於此人因呼為海船闕云又三里而至於戚墩有橋在河西曰梟腰又六里而至於翁涇橋又四里至於八斥之塘居民繞二三十家南有橋曰廟涇北有橋曰太浦由太浦盐北不及十里為白龍橋又一里許為澈浦橋又一里許

為龔家橋自此河折而西北流又四里即甘泉橋也下有泉甚深味甚甘色湛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為第四故又呼為第四橋橋之東有龍神祠邑中水旱必禱之國朝登祀典歲以春秋致祭又北行為三山定海仙槎萬頃四橋河益折而西又六里而至於三江橋禹貢所書三江既入而吳越春秋又云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疑即此處也蓋太湖之水東注吳淞而入於海實由於此太湖上承宣歙常蘇湖數州之水汪洋浩瀚不可涯

涘故昔人有三萬六千頃之稱而吴江當其下流茫然澤國古無陸路非舟不通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始擁土為塘宋祥符八年知縣李問修之治平五年知縣孫覺累石為固紹定五年知縣李椿添石重修元天歷二年知州孫伯恭加以巨石至正九年知州那海又大修馬疊石築土長二千八十丈廣一丈又四尺高如廣而殺其四尺又相度水勢鑿竇一百三十有六引水東泄於河澇則用平上流之勢旱則資以運舟歷歲既久濤

衡水嗇日就傾圮國朝永樂九年通政使趙居任治水東南始奏修之躬親督視灰石增崇築壘堅密視舊有加後工部侍郎周忱郡守邢宥雖兩修之不能復如疇昔之固隨葺隨壞實有傾者輒隨而堙之加以沿河之人多種茭草淤而為田而水道日微歲長月增其害將見甚於今日在上之人誠能不以近且小者為利圖為久遠之計疏而導之則匪獨吳江一邑蒙其惠矣

河水自三江橋分而為二一從長橋廵檢司闗前北流可一里許入吳淞江折而西流又二里許經顧公廟陳黄門侍郎顧野王祠也水由祠右西行至三里橋下橋為知縣韓槃重建其堍以石犀四鎮之一入南津口西流其地曰江南水經醋坊橋大明橋過河之南為廵撫書院河之北為長橋廵檢司又西為太湖廟中祀太湖之神又西為松陵驛又西為儒學左文廟右學宫宋元以來廢建不一而國朝正統中侍郎周忱知府朱勝撤

而新之又西為三高祠祠臨釣雪灘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東曹掾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有石刻碑記乃宋參知政事范成大所作也由雪灘而西是為長橋橋舊名利往東接江南西踞城東長一百三十丈橫截江湖之中作亭名垂虹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始以石易宋慶歷八年知縣李問縣尉王庭堅新建然止用木為之上翼扶闌如其長下甃水竇六十有四三年達魯花赤完者於兩堍鎮以四石獅國朝洪武元年知州孔克

中立吳相國伍員唐中丞張廵宋鄂王岳飛像於垂虹亭中名曰三忠永樂元年知縣蔣奎以磚砌橋面成化七年知縣王迪重修河至橋下播而為三一自垂虹亭前北流入吳淞江俗呼為站船路一西流至縣城東循城址北行至三里倉一由福民橋西流入東門内過仙里橋察院臨其陽稅課枕其陰又西經縣治前道廡寧橋盐西折而北流由新橋倉橋環濟農倉逾北門倉而出又折而東流出永濟橋下經邑厲壇至三里倉前會

城東之水並趨而東又與闗前之水會道三里橋北流入運河土塘在其左又二里有水自西來曰深港又三里而會七里港之水北流入長州縣界中

西村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村集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西村集卷七

明 史鑑 撰

記

記臨平山一

錢塘山水名天下四方之人不遠千里以一遊為快何況吾蘇與之名相亞地相望徐行四日疾行三日皆可達然而足跡未嘗一至者何也葢無名人勝士可依藉以行故徘徊顧望而不即遂者將以有待焉耳前三四

年鄉先生劉僉憲友人沈啟南與予訂為斯遊因竊自賀以為平生所待而藉者茲遂矣又各以事縻不果行成化辛卯歲二月乃始克踐之先是一月與沈啟南定行日其仲繼南聞之欲同往予欣然諾之是月四日三君子過予家留信宿而行踰嘉興歷石門始望見有山隱隱出天際人指云臨平山也又行餘五十里乃至山下時快雪新霽重崗複嶺積素凝華上下一色寒光皓彩奪人目睛瓊林玉樹布列巖崖上玲瓏玓瓅絕可愛

凡斷齶之狀蒼翠之色俱蒙被皎白斂巧藏奇一返太朴如仙姝玉女不為世俗艶媚態而淡粧素服風韻高潔絶異凡人僉憲歎曰始吾之南也以斯景為不及見而今兹遇之豈天將全吾觀乎雖然仲春之雪非時也吾何敢遊觀之樂為哉宜不忘吾憂不溺吾樂者吾其為心樂至而憂或忘者吾其為迹君子之道也二三子其識之作望臨平山記

記寶石山二

自臨平指西南行將六十里至杭山皆在城西舟不得至其處命家僮持槖自山後先往容皆肩輿入市訪劉邦彦他出不遇投刺而去入北關門至洪福橋飯諸立夫家相與舍輿步出錢塘門度石函橋湖水自橋下出屈曲衝盪有聲倚闌聽者久之遂與持槖者會寳石山下山之僧傳上人予鄉人也其住山時予曽送之有明年不負登臨約應叩禪扉借竹房之句至是聞予實來候道左迎謂曰前言可不食矣相與撫掌一笑遂導客

躡石磴數十級至寺為房皆負陰向明重疊在山半顧見羣山自天目來環湖之西北南三面南止巽為鳳凰山宋故宫在其麓北止艮即寶石山也今保叔寺踞其冢崗嶺連屬蜿蜒委蛇高下嶔岑凡三十里不斷郡城横截其東西之三門皆俯臨湖水南曰清波道湖陰者出馬北曰錢塘道湖陽者由焉中曰湧金復分道於南北湖幅員可十里許泓渟淵瀯蓄細洩大納汙流惡蘇公堤如蛟龍出水拏雲捲雨横亘湖面城中官府居民

軍師之署舍與夫浮屠老子之宫皆棟宇櫛比榱桷鱗次氣欝欝如霧東望淛江如白練曳城下繚南縈東連接海氣蒼茫無際不翳遠不窮高一舉目而得其大都焉傅上人出酒飲客衆樂甚惟啟南時起倚欄檻語之不應飲之不舉穆然若忘凝然若寂疑其神與造物者往遊而不息也日欲暮立夫將辭歸客挽留同宿修師房燈下相對如夢不意此身之直在山水間也

記參寥泉鄂王墓飛來峯三

山寺日高劉邦彦來訪握手相問勞已即謀入西山前時遊者皆朝往夕返而幽勝處多在深僻往往迫日暮而莫得竟也於是置重累於保叔獨從家僮輦食飲舍頓具偕往餘百步有寺巋然臨湖上云智果也入門循東廡行過佛殿稍北一小亭甚幽閒中有泉曰參寥讀徐一夔碑云東坡在黃州時嘗夢與參寥子道潛賦詩覺時記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兩句後官杭聞參寥住智果寺有泉宜茶寒食日汎湖尋之忽憶

舊夢因以名泉云云頃之從者舁酒至遂列飲泉上各賦一詩觴至則歌以侑之飲散登輿西經葛嶺訪賈似道故居則已鞠為瓦礫場矣噫擅威福窮逸樂身不欲危家不欲敗國不欲亡得乎又行二三里許至棲霞嶺過岳鄂王墓下下輿趨入僉憲拜衆皆拜嗚呼高宗忍忘其父兄之仇其忍於殺王也宜矣然墓上木今猶南向則王之忠義豈以冤死而有間哉悲慨者久之折而南行度洪春橋見蒼松夾路大皆連抱而高或百尺依

依如人立道旁肩摩武接或拱或揖自此至靈隠及三天竺不間他族故曰九里松云上則枝鬣偃葢下則石甃夷潔雨不沾衣泥不塗足每風自山頂下則龍鳳飛舞翺翔霄漢濤鼓簕鳴淙錚鏗鍧響應山谷如聆廣樂於洞庭之野也少焉陟芝嶺遊普福寺愛其清雅欲止宿而寺僧皆出遊未歸乃進次飛來峯峯在西山中始由天目山發源東來至湖止不可去其氣欝積融結為此峯故其秀為諸山冠重崗如城圍合無間惟東北稍

隙所謂九里松者路所從入有橋曰回龍宋南渡後名也行又數十步復有橋曰合澗峯南北有泉至橋下同入於湖兩寺夾立峯下而中分之陽曰靈山陰曰靈隠臺殿重沓掩映前後如畫故白樂天有一山門作兩山門之詩葢指此也峯之石無秋毫土壤皆紺碧膩滑攢蹙疊皺㟎㠊磈礧俯若頽雲仰若偃葢峙者獸踞騫者鳥騰望其顛如圭璋呈露即其址如瓊瑰委積神設鬼施千態萬狀而莫有同者焉其上則異木奇卉不辨其

名穿透崖石根露蔓延而膚理光澤枝葉葳蕤華䵾美
好類人力所灌治也其下則巖洞空豁容納光景東曰
龍泓西曰呼猿皆曲暢連貫窈然若窮忽又明朗縱横
出入恍不知其端倪容環行交錯卒與衆遇則大呼笑
以為樂家僮伺主者出亦竊入馳逐洞中互相持驚呌
聲如甕盎中響久未能出泠泉潤如一玉帶抱峯背流
至靈隠寺前有亭翼然臨之名與泉同磵底皆小石平
布圓潔如鳬雁子泉軋其上紋如織縠聲如鳴佩使人

目駭耳聳岸址則蘭芷叢生搖青曳紫蕊拆苞敷香氣菱吣凡此皆其畧耳他勝殆不可為狀方舉酒欲飲亭上而靈隱詳禪師歸自城中見輿上挾書冊遥呼曰容非常人也不問名而就飲焉衆皆引滿不辭頹然就醉邦彦以事不可留辭歸予五人者皆露坐寺前石上融然神釋快然心暢萬慮俱息直欲身世兩忘也久之日没林影外暮色蒼然暝無所見覺露濕衣上乃始入詳禪師面壁軒中夜深月上時時開南牖望之如見故人

與語而不忍休也

記韜光庵三天竺寺四

環西湖之山凡三面西山為最佳據西山之佳惟四寺靈隠為最勝領靈隠之勝有五亭韜光為最幽韜光在寺後之北高峯下其始由西北隅上山路險峻曲折虵行兩旁皆巖崖陡絶數里中連屬不斷嘉樹美竹森其上兔絲女蘿之屬蔓延而羅生枝蔭交加蒼翠蒙密日光漏木葉下瑩淨如琉璃可愛禽鳥聞人聲近輒飛鳴

翔舞若報客狀峯回路轉客或先後行相失望見樹隙中微有人影往往遥相呼應遇會心處則倚樹而息藉草而坐悠然遐想者久之起而行行而止猶徘徊不忍去道中聞梵音泠泠如金石出林杪因徐步聽之久方及門堂宇因山為高下明淨整潔一塵不生周圍峯巒環抱勢極奥曲窈然深秀乳泉交流屋上下隨處充滿晝夜常如風雨聲老僧八九人皆擁衲趺坐閉目静觀容至不起惟融庵主者出肅客坐小軒中焚香供茗菓

甚虗復引客出屋後見大竹數萬竹盡西一小卯髙可數丈攀援而登其上望見西湖湛然在城下南北兩山繞湖如雙龍抱一銀盤晃漾不定使人心目蕭爽神思飄逸疑乘雲御風浮遊於灝氣上也吁快矣哉復循舊路下山而傅上人追客及飛來峯下同往遊三天竺初慧理法師自西域來見峯之秀拔有靈鷲小朶飛來之嘆葢言其形似而未必有實也旣建靈隱於峯後次建靈鷲於峯左又次建靈山於峯前靈山一名天竺靈鷲

已久廢靈隱地勢又窮惟靈山之右山益深地益高勢綿延未已後人乃於其隙相繼建二寺并靈山為三三寺並列同名天竺而上中下别之以高下言先上竺後下竺以久近言先下竺後上竺中竺則介乎其兩間三竺皆臨絶磵限連山深秘密勿疑若無路惟其左有所入處署曰佛國山張即之書也長松參天半路平坦無上下之險無陟降之勞行不甚遠人不甚困而舉盡其遊觀之美焉上竺既深邃在五峯之間雙桂乳竇白雲

磈礧獅子其目也寺有鴛鴦殿葢重而合之中藏沈香大士像人捐寶玉為供至建閣貯之雖多而無絶異者寺僧瓛秉中名能詩出稿示容惟絶句頗佳耳中竺稍荒廢僧有寶楚瑛者自言其師吳僧也故視客為尤親延入千歳巖下登曲水亭亭有巨石上鑿為蜿蜒形引水注之屈折行其間因呼酒實觴而流焉至則接取以飲容甚歡洽下竺多古跡葛公井理公巖三生石香桂林翻經臺跳珠磵東坡煮茶亭咸具在無恙方丈負飛

來峯其背不施户牖恒與峯面石之秀者與泠泉同中有王叔明畫壁甚佳但恨其末畢委去有沈士偁者補之老僧禄萬鍾年八十餘而好客觴於小朶軒中客已先醉不能飲惟徜徉泉石間會日暮天黑祥師又頻遣人促回乃行歌過合磵橋月已出東山掛青松頂矣遂乘月歸直指堂上師復出酒飲客問遊事余曰三竺下竺勝啟南應聲曰四僧此僧高因大笑飲散啟南秉燭作圖相與賦詩其上留山中為故事皆冥搜苦思務出

奇語以相勝夜將半猶吟聲嗚嗚然不休

記風篁嶺靈石山煙霞洞五

西山之勝既盡將理輿南遊傅上人引治裝者先往六通寺候僉憲與客辭飛來峯出路口猶時時回顧至不見乃已因指而誓曰自此當歲一相見也遂經集慶寺過夕佳樓歷梅坡園皆荒址草舍遺跡無幾存者豈弘大侈麗之觀為天道所惡而然耶抑廢興別有數耶相與一嘅道中見古墓在山半立夫指云此句曲外史張

天雨葬其下惜榛莽荒穢不果登又行數百步始至風篁嶺下福邸園龍井寺正據其上嶺甚高大上下純嵌空大石玲瓏挺秀萬怪千奇無以為之狀近年有中貴人將事搜剔則愈出愈奇度不可窮乃止園廢久垣屋卉木已蕩然惟水樂洞在水自頂溜洞中淙然有聲如合節奏儼乎宮商之相宣也坐洞口聽久不能去龍井在山頂窪然石眼也刻石為龍頭吐之頦下濯濯然如鬚鬣動水中寺僧以泉煮茶飲客味絶勝他水自此南

行出荆篠間上靈石山磴道危險如登梯輿人皆喘汗欲仆客前行者覺有異則指示大呼笑後行者亦呼而應之聲振林壑不已連山綿谷萬石如林竒恠迭出大者小者側者正者瘦者壯者皺者滑者枯者潤者方者圓者奮者斂者青者紺者黝者起者仆者蹲踞者偃蹇者蜿蜒者突怒者透漏者人立者羊觸者牛眠者虎搏者仰而歆者俯而屈者騰而上者頽而下者如人之面目皆具而無一相似信天設其巧地發其秀以表異於

兹邦也歟然嶺上無水雖鑿井亦不得意其下皆空洞穿漏故不能渟蓄乎轉東行二里許至一寺有洞在西北山上以煙霞名之寺又以洞名名之僉悪倦步欲不往衆强輿至洞約髙二丈中窅然深黒不知所止溜水下滴石上歲久成波浪粼然洞頂及兩壁皆鍾乳凝結青碧黄白相間其紋如雲氣如雨脚如蓮花龍鳳不可勝計雖甚巧莫能角其技焉欲一飲從者咸不在寺僧慧無自携山蔬新釀來供而傳上人在六通遲容久不

至遣治裝者賫酒肴隨路訪之崎嶇歷數處問樵者始追及山下立夫望見懽呼曰酒至矣予喜舞僉憲笑曰是生未醉先狂矣乃列飲洞中令童子歌竹枝詞以侑觴客從而和之悠揚飄飄如步虛聲鳴雲霄上也於是飲酒樂甚醉後猶連索未已不復言他往矣俄有言衆頭峯始撤而往觀有鼻蜷然下垂甚肖似也撫玩者久之噫今世之名有力者往往逞志於泉石窮險阻竭工費以聚其秀且異者於私苑之中務在盡取必得而後

已然求如彼自然之竒曽不能彷彿其萬一今乃知造物者之巧與力豈區區私智所可擬倫哉

記石屋虎跑玉岑山六通寺六

遊烟霞洞後客相與並輿語道中以為斯洞之竒不可復得輿人有沈安者進曰石屋洞當不下此且甚近盍往遊乎客聞喜甚因移輿指之洞在山麓前臨平地約高三丈許深如高而濶倍之爽塏明徹可容數十人坐洞口竒石倒懸危欲下墮下突起一石向之連比昵接

儼然若二故人附耳語也洞底如螺殼新蛻旋轉深入
愈下愈小窺之甚黑莫測其淺深西南有小穴上出漏
光納明遥望見青天如紫雲中懸一碧玉盤耳石壁上
有賈似道題名乃咸淳中往天竺禱雨回經此後附廖
瑩中翁應龍名葢賈專政時廖為館客翁為堂吏事一
切委之於此可見二人則無時不從他人雖賢者不得
預耶轉而上山有二洞相望東曰天然西曰隱身天然
則上平下坦如怒猊張吻哆然未收俯首乃可入隱身

一名蝙蝠直石罅耳是日微安幾失之出坐道旁樹下因共論二洞優劣予推烟霞啟南推石屋爭辨莫能決僉憲方面山吟哦初若不聞乃相與質之徐曰烟霞麗石屋竒要亦不相上下衆乃大笑起去度小石橋南行田野閒兩山谷夾道連綿起伏如二陣並進為犄角天衡地軸鸛列魚麗靡不畢備而縱横變化出竒無窮使人心目蕩駭左顧右盻得此失彼直應接不暇也又西南行五里許覺山益竒路益曲水泉多交流乃虎跑寺

也風氣藏納竹樹掩映窈然而深鬱然而陰後之行人望前行者如入緑雲中倏忽不見如此者又二里餘方至重門內有方池水清如鏡俯見天影石橋跨之水從門竇中出轟然雷鳴澗中也樓殿宏麗疊處山上下門廡堂室無不整齊完好南山中之最清處也敬祖規上人導客往觀虎跑泉泉在佛殿西階上覆以畫亭護以朱闌泉流階除下汩汩然云性空中法師開山時患無水將遷他處忽二虎跑地出泉師遂止不去東坡蘇學

士守杭時曽於此養疾所賦詩石刻猶在延入滴翠軒壁間有求無已禪師畫像因憶鑑為兒時聞先君子言虎跑之勝杭郡諸山無以過之且甚愛求師之為人别後不能忘懐至形於詩詞然以事阻不及再遊俯仰隔世悽然久之復遊翠濤軒上軒内外花木几格種種皆可愛有倪雲林樹石圖上書為德常畫題二絶句云春雨春風滿眼花夢中千里客還家白鷗飛去江波緑誰採西園穀雨茶燕子低飛不動塵黄鶯嬌小未勝春東

風緑盡門前草細雨寒烟愁煞人詩佳而畫非真蹟其戴文進摹歟亦亂真矣此葢啟南所云出門見夕陽在山山色盡紫松枝上有烏如山雀毛羽蒼緑見客不驚意甚閒雅頃之經南高峯至玉岑山下遊慧因寺寺又名高麗像塑繪畫皆神采生動故宋時名手也遂往六通寺與傅上人會寺僧慧天澤亦予之鄉人設酒樂容客困不甚飲夜就宿焉

記南屏山玉泉寺紫雲洞七

容遊虎跑時立夫即欲别去衆不許乃偕至六通寺先時連榻同寢是夕忽他宿晨起遲歸衆怪之予曰飫於飲食者固異夫飢渴之人也山水日接乎其目非若吾徒來遊之為樂方未饜也其去也固宜遂往法相法因兩寺皆少憩自此以東至南屏山遊淨慈寺寺甚大佛殿羅漢堂尤宏敞新整五百應真像皆面相向背相負環坐無端遊者多周行其間寺門外有池前有雷峯塔類炎上鑿此以厭之樟樹四株大各數圍高七八丈拳

曲擁腫與他生者不類湖山勝槩樓藕花莊皆近湖上樓以供監司郡守宴遊莊則有僧居之但名佳耳僧言故老云杭之諸寺靈隱秀氣虎跑清氣淨慈市氣信然遂道六橋往湖北歸湖光山色映帶左右而六橋横界乎其中容連輿循行若駕飈車驅羽輪凌弱水而遨遊乎蓬瀛方丈間也亦樂矣哉道中見流水下石子多金色可愛人云金沙灘也俄入北山後訪玉泉寺地勢益進益下泉在西北有二池作石梁限之大者可一畝小

者亦數十步水瑩徹明淨如汞沙土盡碧色日映風動光景盪漾疑露珠走大荷盤上也人撫掌則泉脉湧發勃勃作湯沸狀巨魚可百餘頭類若遊行鏡中鱗鬛可數見客怡然不驚若與之相忘客亦坐是不去時主僧仁上人出遊吳興其守舍者以客之樂乎此也為汛掃池西小閣容呼酒坐飲其上戲以餅餌投之皆唫喁就食或趨而奪之其已得者則悠然遠逝若畏避狀因忽自悟人之懐利自私者其亦何以異於是乎為之一笑

容飲酒不已皆至醉俄而僧歸共舉酒勸之亦醉遂由山背南上舍輿步往紫雲洞初入低甚轉西稍寛已而忽高曠洞頂斜卓石色純紫類畫家所謂斧劈皴者益上有穴西出臨大野見落日在其下乃自山前下去由棲霞嶺西出路口歸保叔寺中

記西湖八

錢塘為東南佳麗而西湖為之最重山環之名藩枕之凡峯巒之連絡城郭之逶迤臺殿亭榭之參錯舉凌虛

乘空以臨其上天光水色顛倒上下烟雲起滅其狀萬殊而酒棹遊艦往來交互歌吹之聲相聞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無日而息也其盛矣哉客來錢塘時僑寓寶石山上湖之勝盡在几席下然猶以未即其中為恨故連為三遊焉雖所遇之景不同而所得之樂無不同也二月望日其始遊也主則邦彦容則僉憲啟南繼南立夫沈明德曁予凡七人時春日妍麗湖水明淨萬象在下柳色微緑梅花猶繁盛點綴遠近篙師刺船紆回

宛轉傍湖徐行而賣花獻技之人皆乘小紅船鳧飛水上迎前尾後由東之南由南之西之北復之東而休焉遇勝而登適興而返感今悼昔形諸詩歌有倡斯和雖寄興不同然皆渢然成音可諷詠也凡所履歷并記之孤山在湖北去岸猶二里許無所連系林和靖墓在其上後人建祠肖白香山蘇東坡并和靖曰三賢堂慶樂園在湖南今廢惟太湖石在耳園昔為韓侂冑山莊初名勝景即趙師羃於此效鷄鳴犬吠者後侂冑誅莊入

官吏今名云後五日其再遊也主則杭人歸生客則惟邦彦明德不至餘咸在凡六人是日風雨交作船不得出外湖惟在斷橋内迤邐行耳顧望四山雲霧蒙羃霑霔淋漓儼如水墨畫中繼南笑指曰天殆欲别出一竒乎然對此無言恐山靈亦將笑人矣因共聯一律又後二日其終遊也合始遊再遊之主與客凡八人妓則碧玉簫翡翠屏二人時宿雨新止天宇朗然日光漏雲影中乍明乍滅羣山淨洗絶無塵土氣空翠如滴衆壑奔

流水色瀰漫湖若加廣草木亦津津然有喜色焉遥望雲氣出山腹如白浪在大海中洶湧不定方欲賦一詩紀之而僉憲赴臬司招不終飲而去邦彦立夫又間與二妓為諧謔竟不及成章而散噫客志此久矣私心以一至為足而今乃三焉天又隨所至輒改張其觀以示若使盡識之况主客多能言清而不固麗而不侈樂而不流其可謂無負賞酬者矣因次第書之

記銀瓶祠紫陽庵三茅觀九

容恒往來湖山閒而城中之遊則未也始遊西湖之明日乃相與詣之由錢塘門入至立夫家竹下少憩共往遊銀瓶聖女祠祠故岳鄂王所居也王遭誣時家屬俱徙嶺南惟女抱銀瓶墜井死杭人義而祀之迄今香火猶盛豈其貞烈之性死而猶靈歟徘徊顧嘆共舉酒酹之由祠東轉南入一尼院觀所藏巴延畫像魁然偉丈夫也遂循街南行數里過朝天門復西上吳山之鰲峯廼紫陽庵也前後左右皆大石怪怪奇奇如蛟龍如虎

豹如麒麟如鳳凰如獅子如羅漢如壽星如蓮花如芝草如卿雲如蜂房如燕巢如車葢如馬鞍如浮屠如蝦蟇又如牛如鹿如鐘如磬如鼓如鼎彝如筆架如屏風者甚衆客循行其間常若上墜旁仆戰懼失色毛髪森豎道士顧本清出陪客談故事云昔徐洞陽夢紫陽張平叔授丹訣故以名庵復導客往登丁仙亭有遺蜕一軀云丁野鶴也予應曰神仙家以為得道可不死野鶴其已得者歟將未得者歟道士與客皆大笑因取酒飲

亭上索紙筆共聯一詩僉憲倡之啟南繼之予與繼南又繼之詩成酒盡遂由庵後竹林中出往三茅觀觀雖大然不逮庵之勝多矣迴不顧而去

記鳳凰山勝果寺渕江潮十

杭人每春遊盛時嘗苦多雨為之廢者什六七今年雨獨少客來遊時鮮或值之邦彦詩有南遊半月無風雨之句葢紀實也遊城中後之三日天宇忽黯然雲氣自山谷中出上接太空頃刻瀰布欲雨不雨客顧笑曰天

殆將促吾遊乎乃始整頓為遊事然以邦彥明德咸在遠猝未能致惟立夫居稍近因紿之來相與循城下南行歷錢塘湧金清波三門凡數里乃折而西行登萬松嶺鳳凰山之左翼也可二三里許至絶頂見怪石數十株奇秀挺拔無與比屹立相向中止通一人行路盡有草屋一間僧一人居之而巖下有石龕可坐然皆類人鑿而成者僧言舊有羅漢居此不烟火食惟茹黄精耳客相視竊笑以為其言近於妄遂循磴南下轉西有坊

曰萬松宋故宫也然陵谷變遷城邑改移非復往時氣象矣前有岡嶺白塔在其上昔元君令番僧楊璉真伽發宋之諸陵盜珣瑤梵尸取骨葬此建塔鎮之復因故宫為報國寺葢以厭勝云自是迤西行松徑中盤旋曲折將數十轉至勝果寺鳳凰山之右翼也寺創始於唐至宋規為苑今復之背山臨江風景殊絶主僧茂古林迎客松樹下歡然如舊相識因導客登寺後之高閣遥望見江波浩渺東連大海與天為際而會稽佳山水層

見疊出縈帶如畫容安得與浮邱廣成輩乘鸞鶴徃遊乎壁間有僧處默詩云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遥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䧺笙歌是詩盡之矣後雖有賦者未見其能踰此也復下觀洗馬池看月巖宋之遺跡可見者僅此耳西南一嶺甚平坦云女教埸也嗟乎高宗有臣如岳飛者而殺之乃欲教女子以兵用圖恢復難矣哉方列席欲飲繼南走報曰邦彦至矣盍過立夫家聞客為此

遊遂南度慈雲嶺追至天龍寺不見復東踰嶺阨始及寺中也容歡甚競舉酒勸之飲散將西遊天龍邦彦不欲往乃至江上觀錢武肅王所築捍海塘厥功甚偉而杭人今猶追思之葢以此也適潮自海門上初如牽一綫白久之有聲轟然萬人鼓也俄見潮頭如雪山移來震蕩天地噴薄日月可駭可喜江中之船欲西往者反東向迎之潮與船相搏向天欲立者數四若與之角力鬬技須臾潮過乃旋艫隨之其往如箭轉眼已不見矣

是日竟不雨明日乃雨客曰天之成全吾者至矣可不知止乎因共謀為歸計僉憲命鑑記之噫錢塘山水古今之名士遊覽探索盡發其勝者多矣以鑑不才乃欲抗顔而厠名耶然其足之所及目之所見心之所感不容以不書姑記之僉憲名珏字廷美以鄉薦為秋官屬僉山西憲事五十即致政啟南名周繼南名召長洲人邦彦名英立夫名中明德名宣皆錢塘人鑑字明古吳江人史氏

菊花記

余友汝其通嘗言其隣顧氏藝菊之盛約余往觀焉然各縻所役屢訂而屢廢也成化丁未歲十月乙亥始克往踐之顧氏喜客至以酒觴客俄而其通之厨饌繼至相與對花樂飲而醻之以詩主人曰今玆多雨且風大為花病竢花無恙時君能再觀而記之否乎余曰諾後閱月以卷軸至弘治元年九月余家燬於火不及往且并其卷亡去顧氏不以為憾又從而繼之明年己酉秋

其通舉於鄉將與計偕粤十月戊子余從賔客之後往與之别而顧氏之花方盛開因得以飫觀而徧識焉有花大瓣密而色黄者深曰赤金盤淺曰佛面金有花小瓣密而色黄者深曰黄木香毬淺曰白木香毬此花同而色有淺深之異其名有不同焉有色如荔枝而花數者曰荔枝紅花卷者曰荔枝毬此色同而花異其名不同焉有花瓣如爪甲而微黄色者曰黄金瓣瑩白者曰白玉盤有花圓瓣密而深黄色者曰金毬瑩白者曰玉

毬有心紅而花黄者曰黄鶴頂白者曰白鶴頂有花大瓣鬈而黄色者曰黄鶴翎正白者曰白鶴翎有瀾瓣線紋而深黄色者曰金芙蓉白者曰玉芙容有花瓣修索而深黄色者曰金絞絲正白色者曰銀絞絲有花大無心而黄色披拂者曰金絡索白色者曰銀絡索有花大心抽如臺而白色者曰白牡丹紫色者曰紫牡丹此花同而色異其名之又不同焉有花大無心而色黄鎣者曰御袍黄有花小而色深黄者曰黄羅繖有花小瓣密

而色微黄者曰西番蓮有花大而色嬌黄者曰鶯羽黄有花小而色鎣黄者曰内家金有花大而色渾紅黄者曰黄玉蓮有花大而無心色正白者曰清心蓮有花小而色初紅後白者曰玉繡毬有花小而色皎白者曰賽月明有花瓣密而色鮮紅者曰狀元紅有花瓣而色微紅者曰金蓮寶相有花瓣密而深紅者曰大紅毬有花瓣密而色匀紅白者曰粉香毬有花紅而心黄者曰錦香毬有花紅而純以金線心黄而標以紅臺者曰金帶

園有花小而淡紅者曰瑪瑙園有花甚大而色紅嫩者曰佛座蓮有花小而色紅暈者曰醉楊妃有花小瓣密而嬌紅者曰勝緋桃有瓣少而色紫心黄者曰紫袍金帶有花大而色淺紫者曰紫寶相有花與色皆如瑞香者曰瑞香毬有花大而色兼紅紫者曰水戀紅有花深紫而純者曰鷄冠紫有花紅紫而間者曰紫霞觴有花小而色渾紅白者曰檀香毬此花之與色俱異而其名益不同焉然其間有以形言有以蕊言有以香言有以

色言有以風神言有以韻度言有以標格言或兼之以述其全或離之以舉其盛其亦善於取譬也夫最黄之色十有八白之色十有一紅之色十有二紫之色七亦可謂多且佳矣顧氏乃猶以為未足父子恒皇皇焉以求而不得為恨其用志不亦專乎且求覩之賓日盈其門而不厭有章縫之士輒畚花贈之無吝色其取之以貨者拒而不受率以為常則其為人又豈特藝夫菊也哉昔人推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甲於天下咸以為由土

之宜今二郡之花無幾存者而菊則隨人致力不擇地而盛然則在人而不在土亦明矣因記其所寓目者如右且為更定其名之不雅馴者俟其後有得當續為之記余又聞吏於蜀之威州者言嘗以事至松潘松潘之地甚寒盛夏雨雪諸花皆遲惟菊先花於内地者十日於是益信其傲風霜秀摇落耐荒寒有非百卉之所能幾也因併記之

同里社學記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諸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寛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壬子侯率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於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大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知作之所始其辭曰惟茲同里距江帶湖聚落廛居實盛於厥初商貨駢集肆為賈區闢局置吏以籠商稅匪曰利之抑末攸宜盛衰靡常嗟日就於涼昔焉貨藏今焉牧場昔焉貿

舍今馬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稅率羣行匄取日罔於利抉剔剗刮利盡商敝川舟斷行市肆晝閉公私交病罔有攸濟惟金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於御史御史題之以聞於天子天子曰都惟爾言是俞乃省吏函章還之於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繚以周垣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蒙士俎豆於是詩書於是誦聲洋洋禮容蹌蹌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塡郛溢郭謂昔之地惟利是計錙銖較

銖如火之方熾惟吾令君是艾於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營吳江洋洋此特一方專而不均民能無望我告言者侯將徧舉舉必有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辭其傚於茲以毋忘緝熙侯名洪字惟深世家於鄞賜同進士出身

榮壽堂記

國家之制凡吏於朝者率三載推封其父母如其子之銜與階而在外者則必歷九載始得蓋所以尚功德念

勞勩别遠近也仕者由是多重内輕外夫豈故為是之殊哉良以常人之情近輦轂則戒而自修其放蕩不羈者多在遠也則夫人子之欲榮顯其親者非痛自繩約不可也然人之壽夭不齊命下之日或存或否而其子往往有拜恩而呼捧制而泣者矣當其得全於所遇則舉天下之願欲皆無與為比士之為親而仕者至此亦樂矣哉此吾監察御史朱君榮壽之堂所由作也君瀘人以博學能文章取進士為天子耳目之臣以年以勞

聿有封錫而其父母皆高年令德享茲備福君告省來歸幸親之壽樂巳之榮而侈上之賜也乃相乃築乃斲乃陶爰作斯堂高明靖深華采堅密爰寧其親以饌鼎俎以陳饋食鐘磬既和笙瑟間作工入升歌君率其婦與子奉觴上壽徧舉旅酬慈該孝備烝為太和容容與與其樂無涯也於是州之黃耇與其壯且少者聞而往觀焉曰吾州之宮室相比也求之堂上之親堂下之子莫榮壽若也是不可以不書使來請記予以為君方出

自南臺監憲西江大振風紀在今式又當得封將見入佐聖天子立功立事文宣武襄功在社稷鼎彝銘焉史策書焉幷親之榮名流千萬世豈止壽一時榮一鄉而已哉兹特紀其所聞者以如瀘人之志

墓表

故永寧縣主簿諸君墓表

江西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諸勝受檄治一府九縣盜以景泰四年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雍上疏曰

臣聞去姦以制任人以才古之善教也江西十有三府地大而多險人衆而雜居地大則襟帶江湖包絡山澤姦宄易於亡匿人衆則善惡混淆無頼之徒萌櫱其間盗賊斯出矣今法禁彰明比歲豐給猶竊發若此倘不幸有水旱之災物力匱竭則强者奮臂而倡呼弱者聞風而響應恐饒信以西安袁以東未有寧居也於時始警而謀之其可及乎臣深為此懼故府委一官專令逐捕盗賊以防其微以杜其漸然人之賢否不齊才力亦

異故有出此入彼不能窮其巢穴也惟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臣勝受任以來夙夜在公至不顧省其家勞心盡力不避艱險故能時月之間擒戮渠魁徒黨解散民安常業而又精爽詳審人不能欺既無濫及亦無倖免人稱為平盜其才畧信有大過人者臣愚以為宜令專督屬府之盜然職分素卑人不凜畏謹按江西布政司故有捕盜經歷闕者缺於選補今臣勝屢著勞效第以詘在下寮上無由知臣請授勝茲職俾之廵徼管內不惟

少旌其勤使人知勸而盜賊亦可以漸而戢矣臣竊昧死以聞制下吏部吏部以勝資淺寢不行明年始有文綺之賜用前奏也當是時吉安人多當道文淵閣則陳循蕭鎡大學士吏部則王直尚書都察院則蕭維禎羅通左右都御史餘以侍從卿丞給史布列清要者不可勝計其子弟親屬僮奴率怙權使氣恣横部中輒稾盜以居利守令莫敢誰何君獨持法直行無所假借推情立義尋繹鉤探窮竟根柢衆以是大怨君乃共為蜚語

誣之於廵按御史項聰聰時與韓廵撫以鄉曲更相責望不相能欲去君以快忿念無以為之罪乃攟摭修學時減剋穀價坐之奪其職當逮讞京師君聲寃事下都察院維禎入私言望君不與辯君遂持維禎陰事維禎恐使所親槖白金賂君蘄解君弗許上書告其居喪時受郡縣貨財具有左驗維禎大懼盡用其貲求救於中貴人興安興安教其上章自愬從中下其事錦衣衛捕君繫詔獄與刑部大理寺雜治之諸大臣咸詬君莫肯

白其枉者惟鎮撫門達於衆中責數君曰此豈爾求直時耶故事當參請置對今是何等時也卒成案傳以誣詆大臣上請報可戍銕嶺時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明年改元天順其年三月二十六日君卒於戍所年六十二家人負其遺骸歸其子中即葬於錢塘東山衕後二十年君配馮氏卒中以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自東山衕啟葬君於太慈鄉資崇塢丁家嶺之西馮從葬馬君字廷義其先祥符人宋南渡居仁和祖嘉從監官

父敬復居仁和君有吏才負直尚氣常慷慨思樹功業吏杭州從事工部尚書李友直采官材四川典史鉛山父喪去官卒喪改桃源考滿遷主簿永寧所至皆能興利除害恭勤不懈愛民如子桃源當南北要衝民疲於挽送死傷滿道君身任之煦嘔噢咻民忘其死其在永寧尤剛腸嫉惡故不容於權臣竟以戍死悲夫中以改葬之墓未有刻語其友史某曰子雖不與吾父接然詳吾父事業者莫如子子又辱與中遊墓上之石將子是

託焉某辭不獲乃為之書曰嗚呼人能自視重則外物輕當五六公柄用時噓枯吹生傾動海內自藩憲以下莫不曲意事之以規進取君寧不知能少詘其志以比阿之則高官要職可坐致也而守正不撓至罹毒螫卒之剗其牙而膏其吻身死名僇為流俗笑者由其自視重也嗚呼賢哉屬者有巡撫使臣奏江西盜倚大臣家為捍蔽時李孜省之黨方盛諱惡其言立貶斥居外則其姦王法亂吏治賊民生者有不待君一人之言而具

也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又曰觸犯人主罪或見原牴牾勢臣死在不救信然是用表之於墓覽者將哀君之不幸且為世道慨焉嗚呼蹈此轍者微獨西江哉

墓碣

桐村蓊室埜石文先生諱字父母妻年壽葬地已見記中茲不書者懼再告也惟郡邑姓氏父祖諱外祖姓諱則詳書之以補記之未備云

維成化二十有二年疑舫先生周氏自記其桐村蓊室之成埜絶筆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哀子有庠卜先

遠日得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焉則是記也當為坎中之藏及門之士咸以為先生渘行焯華聲實流著先逺有耀者自謙而不言不可以不載也謂某宜論次其後某人微而言淺續之則似伉銘之若以尊自居皆不可也用敢取柳宗元之説假託之葢石而書焉先生敏叡夙成生五六年容有舉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學春秋於鄉貢進士蔡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厭科舉之習益務博

極羣經氾及史子摎獮剞劂以涵以揉儲為已有山峙海含發為文章汪洋恣肆遒厲峭絶蛣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為雲霍忽騰沓彌布六合雷轟電掣萬怪呈露須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泯無一迹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蓋鮮矣學者連州跨邑交走道中先生隨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率多有成正統六年淛江柯察使屈先生為子弟師乃寘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

部時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嘗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栝賊葉宗留咋諸途陳都督敗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副參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賛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

尚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文檄悉以委之先生殫竭心膂彌縫匡賛知無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為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孫為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阻山石磽确曽不得方丈之平以托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竄伏草莽伺間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縣絶卒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為營遣人四出招降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

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者然後進軍剿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污衊於賊者先生為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也衆疑懼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户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先生不為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撫有且設草具先

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幾不能正匕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為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作賊賊屢敗乃請降耳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

走被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
被兵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勿行久之
始授沭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董漕事而廵鹽兩淮
監察御史陳綱與竑不相下揚州知府邱陵素為竑所
厚綱每以吏事責陵輒舉先生以為況陵以愬於竑竑
銜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漕行道中竑令人録先
生行槖得白金三數錢文致為民財先生度不可與辯
引垢誣服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讞天順元年更化先

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卲文益竒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鐫野刻照映山澤部使者𤄊布条憲使副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處以賔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慤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親負土為墳畚鍤不去手鄉人義而助之逾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叙昭穆以葬不限居之同異曰吾寡宗族吾親所生惟吾兄弟二人吾何愛數尺之地而令遠

吾親乎華川先廬火遷居大桐村先廟而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龕以西為上之說循習唐制非古禮也乃為三龕中祀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處左右門人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也其祭用古今禮先生天分絶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終身不忘為文章未嘗檢書一字不惧竟死聰明不變燈下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録其立意造語往往出人所不到學之者弊精苦思終莫能近之嗚呼天之降材也得其全者寡惟先

生之修於身行於時傳於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材矣然以前跋後疐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哉將葬有庠前數日死哀孫賜既以是日葬先生及費孺人且奉其父柩祔之先生之祖農圃先生諱德行其府君號耕鑿諱復觀稼徵士姓凌氏諱孟復乃其外祖也苹川里大桐村桐崗阡舊属嘉興今分為嘉善疑舫亭寓居在邑中好事者構屋名借舫亭俟其至迎居之桐村牧者盎倣太史公牛馬走之說云龔遂

奇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閩回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貧甚時叡皇帝北狩歸景帝尊為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叡帝未上而語泄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攣不能行者數年叡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墓版文

亡姑張烈婦墓版文

烈婦諱慕貞姓史氏我祖考谿隱府君之長女也谿隱諱晟娶黄氏烈婦長嫁里中張俊俊之父譽譽父孝安皆有名鄉曲譽為府從事終考京師當得官以不樂仕進丁憂歸服闋不肯起為人所訟時法禁甚重譽乃逃奔京師郡縣械俊兄弟往代譽會赦得釋俊歸死邳州道中從者火其屍負函骨歸烈婦號慟氣欲絶者一晝夜始蘇即惡衣醜形以死自誓於時年始二十六也其二子長曰安六歲次曰寧纔三周皆撫教之以成安改

名塤寧改名篪爲娶而生子矣篪尋瘵塤溺水相繼死
又爲教其孤孫男女凡六人悉婚嫁之孤苦勞瘁自少
至老未嘗少寧家空業殫所居不蔽風雨而堅確之志
潔白之操始終不渝歲大饑某嘗欲迎養烈婦曰我張
氏老婦也分死於是他非所知也卒不許君子以爲知
禮成化二十年丁未以疾卒年七十五其孫麟卜以十
二月壬午葬大陳原張氏墓中從俊之兆嗚呼某少失
母族親撫憐者惟烈婦哀之恩勤鬻閔有同其子而頑

鄙無狀見棄於人力不能致吾姑之節以白於世痛其有窮耶遂濡血以書其酷不能為之辭

誄

淵孝先生誄

維年月日東原先生杜氏卒於吳郡之樂圃里第旋殯於如意堂之西階明年夏四月乙酉將葬於橫山禮也縉紳大夫與夫及門之士僉以為賢者死有易名今先生學問精深至行純備有合謚典私謚曰淵孝先生後

學史某為作誄曰唐堯禪舜受命於天叶惟彼胥子遂為虞賓世有明德啟其後人流衍日滋族姓振振篤生劉累天畀多知學於豢龍能求欲嗜秉龍在夏資之飲食夏后嘉之御龍賜氏以更豕韋傳國歷世自商徂周又更為唐成王滅之邦族散亡遷封於杜絶而復昌赫赫杜伯巋然允臧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於後盍光光之伊何代有明哲漢晉揚聲唐宋滋烈立宣定策平吳杖節少陵詩史睢陽相業叶族大以繁枝分派

別君之高祖自蜀來吳安其土俗登此版圖曰曾曰祖爰處爰居謹厚自修保族宜家叶伊君顯考洵美且都才與德稱名與行符省弟南都奄忽告殂君生甫月其泣呱呱母氏聖善守節字孤猗歟夫子年弱體孱譬彼泉水原出於山越澗度壑衝瀨激湍小受大歸始克成川頴悟之名著自髫齓如珠在淵如玉在韞明潤内含光耀外隱稚不好弄乃克務敏務敏維何篤於求師處端始造孟功繼之晚從嗣初究厥指歸抉隱探賾鉤深

摛微其進不已其得不訾融會貫通萃而為資發為文

章浩浩穰穰大包卯𡉏細析毫芒聲詩可咏金石琅琅

不務綺麗乃在和平叶博綜材藝諳悉舊章畫宗氣韻

書究偏旁孝友之性本乎天賦痛父早亡終天永慕慨

想容儀宛然如覿念母劬勞孝養備具家雖屢空盖無

不飫和氣婉容依依若孺德尊行隆蔚為儒宗講授於

鄉以開羣蒙從者日多來自遠方叶屨滿户外席交室

中禮容秩秩德音渢渢太守下車求賢是崇聞君才名

謂世無雙叶　將獻天子以登以庸君拜稽首告於太守
守實過聽我躬何有無實而尸懼忝我后守誠愛德小
人有母保孤嗣宗為德孔厚守能白之死且不朽守曰
為政風教是圖叶　矧茲節義為訓實多有子如此何可
滅磨拜疏上陳帝命乃嘉叶　肇錫嘉名用表厥家叶　龍
光有赫川澤增華叶　性樂山水甚於渴飢鹿冠峩峩野
服是宜躋險造幽樂以忘疲葺宇竹間命名延綠朝暉
成陰夕霏滿目於焉逍遥以寫心曲甲午之歲君年及

者仲子請舉雋於有司謁省告歸將與計偕叶君胡遘疾運極在兹山頹木壞吉往凶來叶嗚呼哀哉邦無老成後生失援弔者塞途揮淚如霰大夫視歛操文致奠好德考終於何聞見諡以實稱傳無虚撰嗚呼哀哉吾與夫子人品固殊辱視忘年不尊自居屈已下交屢枉吾廬周旋懇欵奬譽吹嘘疇昔有言吾衰子少人壽幾何莫忘久要士感知已此恩未報如何嘯歌竟成悲昭嗚呼哀哉横山之麓笻人告從叶日吉辰良喪柩啟行

叶悲風凄急飛烏翀翀送者雨泣白驥哀鳴叶嗟嗟夫子永安斯藏視不見形呼不聞聲叶人孰無死身名永喪嗟嗟夫子其有不忘嗚呼哀哉

西村集卷七